

原客通婚—以張也西麗家族為例

潘仕勤、張懿文、藍郁棻

壹、研究動機

我們之所以選定原客通婚為主題，起因為在討論關於期末報告的主題時，組員張懿文突然提出一個一直存在她心中的困惑，而我們在聽完他的闡述後，也覺得非常好奇進而想了解當時原住民與客家人之互動關係，以下為張懿文對於自身家族的描述：「我出生在客家家庭中，我的爸爸是客家人、爺爺與奶奶也是客家人，但我從小就常常被人詢問：『你是原住民嗎？』、『你是哪一族（原住民）啊？』，那時我並未知曉家中有泰雅族的血統，所以每當被這麼問起都感到十分困惑，直到爺爺告訴我他的母親是泰雅族人，我才瞭解其中的緣由。」這也是我們決定研究原住民與客家人通婚之濫觴。

貳、田野調查資料

訂定研究主題後，我們決定先從戶籍資料開始著手，但原先申請的戶籍資料僅有張也西麗¹（組員張懿文的曾祖母）嫁去張家後的日治時期戶籍資料（附錄一），因為該戶籍資料的資訊有限，為了取得張也西麗在原部落的戶籍資料，我們從有限的戶政資料中，憑藉著戶籍上紀錄的部落名稱、比對現今的部落名稱，得知也西麗為尖石鄉梅嘎浪部落²的泰雅族人，故前往尖石鄉的戶政事務所，申請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並以戶籍資料上的記載回溯張也西麗的生命歷程。

1 日治時期戶籍謄本上「張ヤシリ」之名稱，「ヤシリ」為泰雅族語音譯後之姓名，國民政府來台後，強制歸籍戶政的原住名全部改漢姓姓名，故「張ヤシリ」更改為「張也西麗」，為日文「張ヤシリ」音譯。

2 Mekarang（梅嘎浪）地名的由來說法主要有兩個：其一為Mekarang原為土地肥沃的意思，第二個原因為當地的麻糬特別好吃，麻糬嚼著嚼著，牙齒就被黏下來了，嘎浪(gallon)的意思是後牙，梅嘎浪(magalon)就是「沒後牙」，表示當地食物豐美。國民政府來台後改為梅花村。

從新埔張家日治時期之戶籍資料（附錄一）中可得知，戶主張在富³為張也西麗（張ヤシリ）的丈夫，而將此資料與尖石鄉梅花村張也西麗原生家族日治時期之戶籍資料（附錄二）比對後發現，張也西麗因嫁入客家家族中，跟隨客家婚嫁習俗——跟隨夫姓，捨棄原先因泰雅族的聯名制中的父親名字，從原先的「ヤシリワタン」⁴更名為「張ヤシリ」，同時也發現於新埔張家日治時期之戶籍資料中並未記載張也西麗為泰雅族人的身分，詢問戶政人員後得知，並未記載張也西麗之泰雅族身分乃是由於其放棄了此身分，故未記載。而在張家進行訪談時問及此問題，家中長輩表示，既然已嫁入張家，放棄其原先之身分乃是常理，是為理所當然。由此可知，在當時那個年代，要從泰雅族群嫁入客家家族中，就必須捨棄過往的一切，以一個完全新的身分重新生活，並適應所投入之家族，就如張也西麗這般。

從尖石鄉梅花村張也西麗原生家族日治時期之戶籍資料（附錄二）中可得知：張也西麗為戶主オービンラワ⁵的養女，除了在張也西麗的入戶記載中有提及因「養子縁組」入戶，也可從張也西麗原先泰雅族名中發現：泰雅族姓名制度為「親子聯名制」，及名字後面承接父親的名字，張也西麗原先泰雅族名為「ヤシリワタン」（發音為Yashin Watan），從張也西麗原先泰雅族名可得其親生父親應名為「ワタン」（發音為Watan），而張也西麗養父之名為「オービンラワ」（發音為Obing Lawa），戶籍資料中記載張也西麗親生父親名為「ワタンツユン」（發音為Watan tsuyun），得知張也西麗被收養後並未更名，仍依舊與生父聯名。從事由欄的記載中得知，張也西麗原為五峰鄉民都友部落的ヤシリワタン（Watan tsuyun）之女，四歲時由同為民都友部落のオービンラワ（Obing Lawa）認養，昭和五年（西元1930）隨養父從五峰鄉民都友部落搬遷至尖石鄉梅嘎浪部落。種族欄記載為「タ」，意指為泰雅族，故可得知張也西麗及其家人皆屬泰雅族；墨刺欄中紀錄是否有紋面，有紋面者皆紀

3 戶籍資料上登記名字為「張阿富」，但依照訪談其子張昌隆，以及張氏族譜的記載，其正確姓名應為「張在富」，「張阿富」可能為當時戶政機關抄寫錯誤之結果。

4 「ヤシリワタン」為張也西麗跟隨夫姓前的音譯姓名，泰雅族發音為「Yashin Watan」。

5 「オービンラワ」為張也西麗養父，此姓名仍是日治時期泰雅族語音譯，泰雅族發音為「Obing Lawa」。

錄「刺」，家族中到張也西麗這一輩便沒有紋面。此外，該戶為警察特別關注之對象，於戶籍資料中的總別欄位記載「三」，代表第三種別，日治時期共分為三個種別：第一種別為「官」，第二種別為「平民」，第三種別為「受刑人」或「須警察特別關注之人」，除了將家戶分類，每一個人也有各自的種別，例如張也西麗的種別欄為「二」，則為平民，其養父オービンラワ（以下稱為Obing Lawa）種別記載為「三」，屬警察需特別關注之人，我們推測之所以被列為第三種對象，應與原住民與日本人間較為緊張的關係有關連，可能是較為抗日之份子。

張也西麗一家於昭和五年（西元1930）遷至梅嘎瀆部落，昭和六年（西元1931），張也西麗十七歲出嫁，離開原住民族群，嫁入新埔庄大平窩，進入客家族群間生活。

張也西麗的養父Obing Lawa，戶籍登記上原先姓名為「オービンラワ」，西元1936年皇民化運動開始，隨著1943年太平洋戰爭的白熱化，更名為日本姓名者逐漸變多，Obing Lawa也於昭和19年（西元1944）更名為「木村信吾」（附錄三）。國民政府來台後，強制台灣原住民更名為漢姓姓名，故Obing Lawa於民國39年（西元1950）更名為「彭正錦」（附錄四），張也西麗於民國36年（西元1947）死亡，但因國民政府強制更名，故於民國43年（西元1954）將「張ヤシリ」變更為「張也西麗」（附錄五）。

後經田野調查，至梅花村（原梅嘎瀆部落）尋訪張也西麗泰雅部落的親屬與後代，但皆一無所獲，後來以張以西麗的父親漢姓姓名「彭正錦」而尋得後代彭林明，以及彭林明之妻彭羅靜英，彭羅靜英告訴我們：Obing Lawa（彭正錦）為她的丈夫Yumin Obing（彭林明）的父親，Obing Lawa共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長子為Yumin Obing，長女為Lawa Obing，次女為Tapas Obing，三女為Yayut Obing。Obing Lawa有一個妹妹名叫Atay Lawa，離開部落前往苗栗泰安，自此之後再也沒有消息。

彭家後代所背族譜竟未有張也西麗（泰雅族名Yashin Watan），為尋求其中原因，我們再次前往尖石鄉戶政事務所請求調閱戶政資料，戶政資料中記

載：Obing Lawa有七個孩子（六個為親生、一個養女），二男五女，依據戶政資料記載，其中一男、一女幼時死亡，故未被彭羅靜英提起，另一位未被提起的則為張也西麗，可能因張也西麗嫁至客家家庭後，與原生家庭來往甚少，故逐漸消失在家族中。

張也西麗嫁至張氏家族後，育有兩男一女：長子張昌隆、次子張昌圳、長女張琳妹，第三子在年幼時夭折，張也西麗於生產第三子後因身體虛弱過世，年33歲。之後張在富再娶，第二位夫人為客家人，名為張鍾送妹，根據田調資料，張鍾送妹於結婚時帶了一女，而於婚後生下三男三女，詳見附錄六張氏家族樹狀圖。

參、文獻回顧

一、日治時期原客通婚案例分析

透過蒐集、閱讀日治時期全台各地原客通婚案例，以對當時原客通婚的情況進行初步的了解，進而分析其產生要素及選擇原住民作為結婚對象的原因。以下為我們找到之案例。

（一）新竹地區

根據徐榮春所撰寫論文〈日治時期國家與部落的土地流動--以泰雅族馬武督社為例〉此文中得知，於1900年代時，日本官方鼓勵內地或本島資本家、甚至是零細農民前往馬武督及鄰近地區隘勇線推進後佔領的「包容地」進行開發，漢人遂爭先進入馬武督。因為日本總督府對於蕃地林野政策的改變，漢人製腦的勢力得以在馬武督一帶的山林再度恢復生機、蓬勃發展。而前往馬武督的漢人以客家人占絕大多數，且多是佃農勞工，馬武督泰雅人因為同情後來進入部落的客家人，且基於其自身傳統泰雅人講究極端式平等的概念，再加上原漢生計層面的互動、泰雅人接觸主流社會教化的經驗，進而發展出鄰舍關係的社會互動網路等原因，馬武督泰雅人對客家人採取接納與認同的態度。從上述敘述可以得知，馬武督社的泰雅人與客家人關係緊密，且從文中訪談者有許多

為原客通婚的後代，可推測此地原客通婚現象相當普遍。

（二）苗栗地區

〈新苗地區客家族群與原住民互動歷史之研究子—計畫二十七〉一文中提及，南庄地區的客家人自清代入墾迄今，與賽夏族互動密切，兩者是此地族群關係的核心，彼此之間不但在日常接觸中相互採借語言，通婚與收養也相當頻繁。相較於他處，南庄的樟腦產業更是近代以來吸引客家人進入的根本原因，賽夏族人釋出採樟許可，客家人繳付權利金，腦寮分散於賽夏族的生活領域，使兩者關係密不可分。而日本政府統治台灣的初期，利用「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及撫墾署官制的設計，延續了南庄的樟腦產業。

（三）花蓮地區

根據彭尉榕所撰寫論文〈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世代的比較分析〉此文中得知，西元1906年~西元1917年，日本官方移民計畫期間。在1921年，當時日本針對台灣本地人進行專業的農民移墾。（移至吉安、吳全、鳳林等鄉鎮）移居到東部的客家人多從事製腦業以及製糖業，而後因東部人口較為稀少，學校間數不多，多鄰近聚落，客家人基於孩童就學便利性考量移居至「番社」，與原住民比鄰而居，進而互相交流、了解、產生通婚現象。

此地區原客通婚緣由可歸納出下列幾項：

1. 原住民女性的勞動力較高較符合客人對媳婦的角色期待。
2. 客家男性的年紀較大，已娶不到客家女性。
3. 迎娶原住民女性所需的聘金較少。
4. 客家男性認為閩南女性較為嬌貴無法吃苦耐勞。
5. 客家族群的位階較低，某些人不敢高攀位階較高女性回來吃苦，便會向下尋求位階較低女性，以維持客家性別分工的形態。
6. 客男考慮自己的身分地位後選擇比自己低一階的原民女性以維持男性尊嚴。

將上述日治時期全台各地原客通婚案例進行歸納，可得出此時期原客通婚的產生要素及選擇原住民作為結婚對象的原因。原客通婚的產生要素乃是基於日治時期對台的各項移墾政策，使客家人常為了拓墾而前往鄰近原住民居住之地區，進而與其產生關係，包含建立婚姻關係，此結論符合彭尉榕(2006)所提及之觀點—各個時代的族群通婚型態皆會受到人口結構性因素以及官方政策的影響。而其之所以會選擇原住民作為結婚對象，原因可歸納出下列幾項：

1. 工作地點鄰近原住民部落，接觸機會頻繁下易產生情感，增加通婚機會。
2. 經由利益考量下的貿易婚姻、男性主義的彰顯。

二、背景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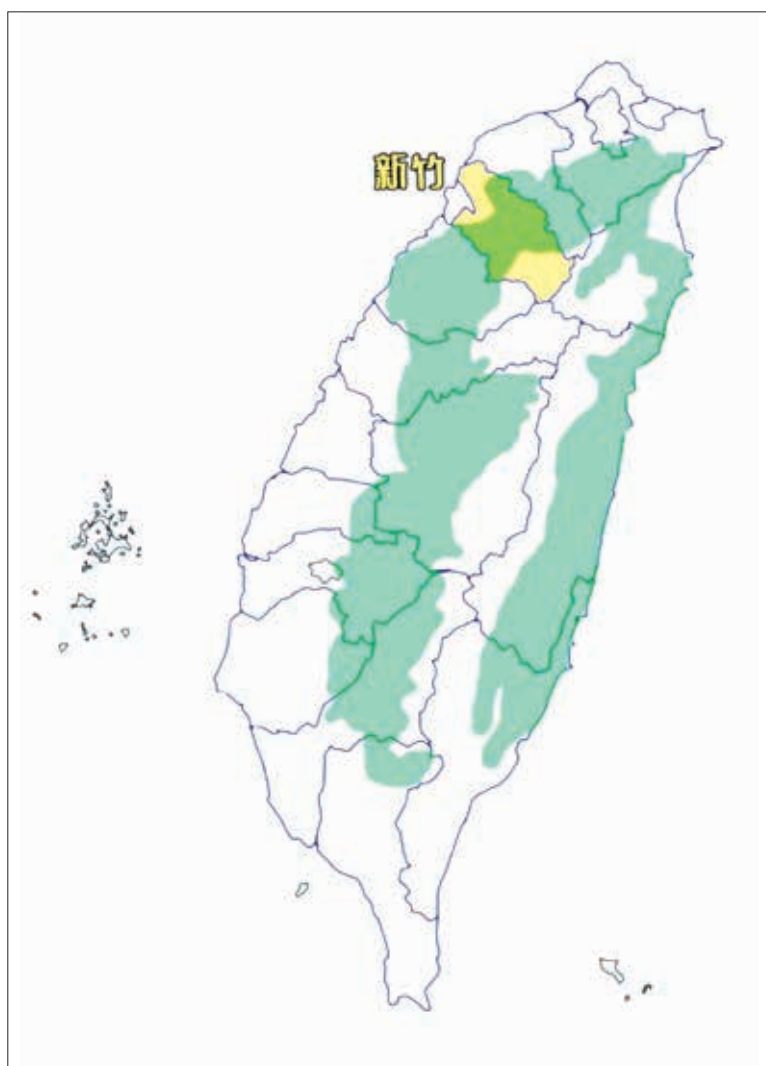
針對上述分析可知，日治時期原客通婚的產生要素與當時的移墾政策有關，故調查新竹地區日治時期的林業分佈，並對張氏家族及張也西麗原鄉部落進行分析，以了解其關聯性。

(一)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林業分佈

日治時期林產業遍布全台山區，新竹地區主要是樟樹區，以開採樟腦為主。從〈「開山撫番」到「理蕃」：樟腦產業與隘勇線的演變〉此篇文章中可以得知，1899年（明治32）6月23日實行〈臺灣樟腦局官制〉後，日本政府便成立臺北、新竹、苗栗、臺中、林圯埔、羅東六個樟腦局，新竹以下設置上坪、內灣、南庄三個出張所。另外其延續清朝的隘勇線制度，補助經費與提供槍枝維持民隘運作，保護樟腦產業。清代至日治時期新竹地區三條隘勇線分別為：

1. 棚十寮—十股—赤柯坪—南河—中城—馬福社。
2. 馬福社南方—內灣—上坪—南莊—大東河。（灰底為尖石及五峰範圍）
3. 南莊內山柏色窩—中和亭—風尾—鱸鰻窟—大湳—八卦力—小東勢—獅里興。

由此推知當時新竹樟林的分佈及相當等於樟腦產業的分佈。（圖一）



圖一 新竹樟腦產業分布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以以下疊圖而成〕(1)日治時期樟木分佈圖(2)台灣縣市界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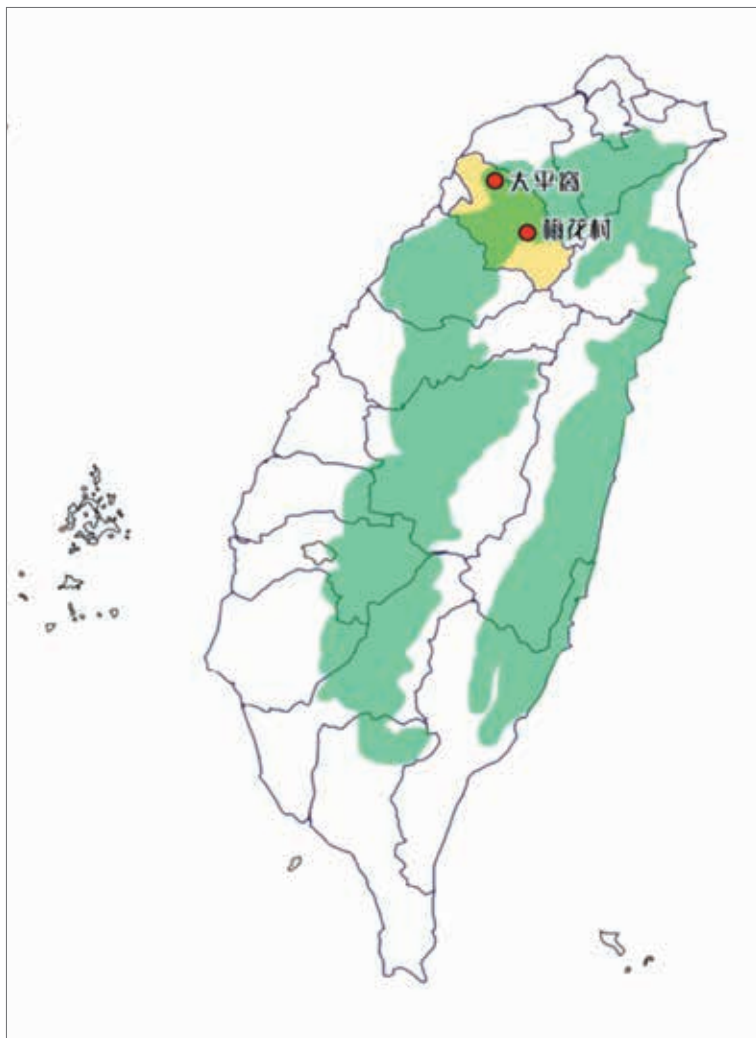
(二) 張氏家族一大平窩

張氏家族位於新竹縣新埔大平窩，新埔地區自清代以來就極為熱鬧富庶，為新竹地區的次核心，日治時期主要的產業發展為農業，以柑橘種植聞名。其在日治時期，天然林及人工林面積廣大，總經濟林面積達 1,711 公頃，其中不乏許多樟樹，因而帶動焗腦業（製樟腦）的興起，用樟樹製天然樟腦，而客家

人原本就依山而住，加上生活壓力，遂以刻苦冒險的天性，投入腦丁工作進行採樟焗腦的工作，出售樟腦以謀取利益（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2004）。且經訪談張昌隆先生（張也西麗之子）得知，以前新埔地區的客家人在從事農耕之餘前往山區開採樟腦是再平凡不過的一件事。

（三）張也西麗—梅花村

梅花村（Mekarang梅嘎浪社）位於尖石鄉西北方，東界油羅溪，北臨義興，南臨秀巒村，境內多緩斜地，適合農耕，以陸稻（pagay-ma'ay）聞名。



圖二 新埔太平窩與梅花村樟腦業關係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以下疊圖而成〕(1)日治時期樟木分佈圖(2)台灣縣市界線圖(3)GOOGLE 地圖

梅花村鄰近上坪出張所及馬福社南方—內灣—上坪—南莊—大東河之隘勇線，有與客家人接觸之機會。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可知，新竹地區以前主要的林業以樟腦產業為主，其中前往進行開發的多為刻苦耐勞的客家人，而經疊圖分析後發現，大平窩及梅花村皆位於樟腦林業區內，因此可以知道他們具有產業間的關聯。

肆、張也西麗家族的口述歷史與族群認同

前往新埔大平窩張氏家族進行訪談，調查張也西麗婚後於客家家族之生活紀錄及張氏家族對於原住民之族群認同。

一、張氏家族早年生活情形

張氏家族於日治時期時為佃農身份，家中人口眾多，耕作與農作所得無法負荷家中眾多的人口，所以必須離家謀求其他工作，貼補家計。根據張也西麗之子張昌隆所述家中當時的生活情形：

「我們是佃農，賺的錢要交給政府交給地主，扣一扣就要沒了，我種田的人，我都還吃番薯籤粥，大概是兩杯番薯籤一杯米的那樣子。那時候一家人吃飯要開兩個圓桌，我們這些小孩不能上桌，是要在家門口坐板凳吃飯的。」

二、前往林場工作之緣由及林場工作情形

當時林場工作雖然辛苦，且須離家數月甚至數年，但林場工作所給予的待遇極佳，加上當時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許多客家人前往林場工作，張氏家族中許多男丁也都曾前往林場工作，依據張昌隆所述，林場工作的待遇是其他工作的二十倍：

「家族中有位我稱為大哥的，他今年才往生，是他介紹我去林場工作，大哥在那邊就是在發落大家，很像工頭，那時候在林場工作待遇很好，我原本在山腳下的商店做店員，一天賺二十塊，這裡可以賺六十多塊，他們那時候都很照顧我們。」

當時的林場工作通常皆為客家人，因為主要是從客家庄找齊整班工人，再整批送至工作地點，工作期間，工人們則住在工寮，直至該期工作結束，以下為張也西麗之子張昌隆及張昌圳所述：

「以前都是在這邊徵工，找齊工人後，再一起去林場工作，林場不一定固定，也不一定會在家裡附近，是看哪邊有工作就去哪邊，也不一定做多久，就是把那次的工作做完為止才回來，除非受傷或是個人請辭。」

「我以前在梅花村住過一年多，去那裏砍柴，因為工作住在那裏一年多，那時候都是老闆用車載我們進去包下來的林場工作，裡面原住民的同事也只有兩、三個，原住民他們長得都很黑，又很瘦弱，生活那麼辛苦，不會來林場這邊工作啦。」

林場工作十分的辛苦，且極具危險性，但因當時客家人大多家境困難，且刻苦耐勞，所以願意從事林場工作，以下為張昌隆所述林場工作之情形：

「我以前是去南庄那邊的林場工作，砍木頭，那個神木不是兩個人就可以圍起來的，要二十幾個人合力才圍的起來！砍下來的木頭都要用索道運下山，大概二十尺那麼長。我的弟弟以前在山上工作的時候，有一次被木頭撞到，他的肋骨斷了好幾根，非常嚴重，那時候他就沒有做了，回家休息了很久。」

三、張氏家族迎娶原住民之原因

因為家中清苦，若是迎娶一般人家聘金需要準備好幾千塊，甚至幾萬元，在當時一天工資幾十塊錢，幾千塊錢的聘金對於張家是相當大的負擔，為此，只好收他人的女兒做作童養媳，但因童養媳尚未成年就過世，所以只後改迎娶原住民為妻，以下為張昌隆及張昌圳所述：

「我媽媽之前有一個童養媳，原本長大要給我爸爸當妻子的，但是她小時候就生病過世了，所以原本介紹童養媳來家裡的姑丈，又再介紹了我媽媽嫁過來，我媽媽與姑丈的感情很好，婚後她常常帶我去拜訪姑丈。」

「介紹我媽媽與我爸爸認識的人，那位我要叫姑丈，是他介紹女生過來才把這線牽起來的，那個時候他也是在山上工作。」

與迎娶客家人所需聘禮相較，迎娶原住民聘禮較少，而原住民與客家人間的族群關係在當時視為融洽，所以兩族群若通婚並不會受排斥，以下為張昌隆所敘述原住民與客家人間的互動，及兩族群間婚嫁聘禮之事：

「以前跟山地人是有接觸的，那時候竹東很熱鬧，山地人都會下來竹東買生活用品，客家人也多少會講幾句山地話，或是原住民也會說一些客家話，因為要做生意。」

「娶一個客家人聘金要幾萬塊，我娶妳阿嬤的時候，聘金僅六千塊而已，娶原住民不用聘金，山地人都很愛喝酒，只要給他們一頭牛跟幾斤米酒就可以了，一頭牛那時候大概一百塊，米酒一斤是用幾角來算的，所以相對來說是很便宜的。」

四、張也西麗嫁入客家家族中之相處模式

張家在親戚的介紹下娶進原住民張也西麗，第一章的戶籍中有提及：張也西麗嫁入客家家族中，除了從夫姓並放棄原先與父親的聯名外，也放棄了泰雅族的身份，進入張家後，張也西麗與張家家人都相處得十分融洽，如同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提及：客家人大多認為原住民較為刻苦耐勞，張也西麗嫁入張家後，也都以夫家為主，若有不同之習慣或是不會之事，家中長輩皆會教導她，以下為張也西麗唯一親生女兒張琳妹，對於母親的印象所述：

「我的媽媽很瘦很瘦，是一個很溫柔的人，講話小小聲的這樣，因為我很小就被分出去送人養了，可是我還是有記憶啦，那時候我兩歲左右、小小的，但我記得我媽媽真的就是一個很好的人。」

以下為張昌隆及張昌圳對於母親在家與其他家人相處之印象：

「大家都對我媽媽很好，她很善良不會跟其他人吵架，她嫁進來跟婆婆、嫂嫂都很和諧，不會的她就很認真的學，像是種菜什麼的，家裡的人都會教她，她也很乖、學得又很快。」

「大家都對我媽媽很好，她嫁進來跟婆婆、嫂嫂都很和諧，不會的他就很認真的學，尖石那邊一起嫁進來這裡的還有三個女生，另外三個嫁進來的不是

原住民，但是他們互相有照應，所以也不會說不適應或孤單。」

張也西麗進入張家後，以客家話為生活主要溝通語言，此外，因為當時為日治時期，張也西麗也會說日語，以下為張昌隆所述：

「我媽媽會說客家話啊，他們山地人都會一點客家話，就像我也會一點點泰雅族語，像是『吃飽沒』是講『Kani su la』，『吃飽了』就說『Tni la』，『這個多少錢』是講『Pisa pila hani』，我媽媽她的客家話幾乎都聽得懂，有些不會說的客家話，就是來這邊邊生活邊學。」

五、後記

張也西麗後因病過世，過世時長子張昌隆年17歲，以下為張昌隆及張昌圳所述：

「我媽媽很瘦，她在生完第三個弟弟後就開始生病，有一天她喊我：『阿隆啊，我要去廁所。』我扶她去上廁所，她才剛上完廁所，準備要站起來的時候，就突然斷氣了。」

「我媽媽因為生小孩完很虛弱就感冒了，都是我在照顧他，到有一天，看起來已經不行了，媽媽要去廁所，我和哥哥一起扶她去，結果從廁所一出來，就這樣沒了。」

張也西麗過世後，家中家事仍須有人照顧、操辦，所以便再納第二位夫人張鍾送妹，張鍾送妹為客家人，根據張家家人描述，張鍾送妹原為寡婦，並與前夫生有一女，張鍾送妹嫁過來後，原先與前夫所生之女作為張家童養媳：為張也西麗次子之妻。以下為張昌隆之述：

「我媽媽死後，我爸爸又娶了一位老婆，就是我的二媽，除了我跟我弟弟、妹妹是我媽媽親生的，其他都是二媽所生。所以嚴格來說，我有三個媽媽，第一個是原本許給我爸爸的童養媳，但未成年就過世了，再來就是我的親媽，最後是二媽。」

六、張也西麗後代的族群認同

(一) 張也西麗之長子張昌隆：「小時候好像有一點點，以前有被家裡的其他小孩笑過，說我是『番仔子』，用客家話說的，意思就是我是番人生的孩子。但我覺得我是原住民也是客家人啊，我媽媽就是原住民，沒什麼好丟臉的。」

(二) 張也西麗之次子張昌圳：「我以前在梅花那邊工作的時候，曾被原住民誤以為我是原住民，他跟我講族語，可是我聽不懂啊，所以我就走掉了。家裡沒有人取笑過我是原住民生的孩子啊，原住民沒有什麼不好的，我是客家人也是原住民。」

(三) 張昌隆之子張新忠：「別人說我長得像原住民的時候，我就會說我是原住民啊，我的阿嬤是原住民，所以我的血緣上是原住民沒錯。」

(四) 張新忠之長女張懿文：

自從聽爺爺說起他母親為原住民後，這件事就一直攔在我的心上，每次見到爺爺就要問一問關於曾祖母的事：「她是哪一族呀？」、「你去過她的部落嗎？」、「曾祖父是怎麼與曾祖母相遇的啊？」許多的問題只因我對家族中這樣的一位「異族」的興趣，我常想像曾祖母來到我們家的原因與經過，猜測曾祖母是否也會遇到婆媳問題，爺爺曾告訴我，曾祖母是泰雅族的公主，那時我還未開始調查曾祖母的生平，所以我依照著爺爺所告訴我的故事，如同幻想小說情節般的想像著曾祖母的故事。

修習族群的課程、決定研究主題之時，我將這件事與我的組員提起，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將這件一直在我心裡的人與事尋出一個答案，完整這一個故事。在開始初步的調查後，我又再次想起爺爺常說曾祖母為泰雅族公主的事，泰雅族公主一事其實並不存在，而我爺爺的信仰，大概是源於他對於母親的依

戀情感的投射：他每每談及母親時眼中流露出的思念，當他談起母親說得一口流利日文時的仰慕與敬重，爺爺回憶起母親、說完每個小故事後，神采奕奕的眼神總會瞬間黯淡，然後說：「我不知道我媽媽出嫁以前的事。」曾祖母之於我是一位身在家族中的特殊人物，而之於爺爺是一位親愛之人，我好奇家族中這樣特殊人物的來歷，而我的爺爺在乎親愛之人的過往，乘載著這些情感，尋根之旅成為必然，尋根是歷史的回溯，也是生命與生命的傳承與延續。

曾祖母的原住民身分雖然在嫁過來後放棄，但無論是爺爺、爸爸或我，都沒有排斥原住民的身分，若遇到別人問起，我們也總會提起曾祖母的特殊身分。這份特殊之於我們，早已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或許平常並不會特別提起，但它已成為形塑我們的一部份，如同流淌在我們體內的原住民血液一般，如此難以察覺卻又真實存在。

最後，很感謝我的組員當初接受了我的提議，謝謝她們陪同我四處走訪，尋找我的家族中的歷史，心中的感動無可言喻。感謝家族中的親戚，特別是爺爺與叔公，幫助我們回溯了許多過往的事情。最後，感謝尖石鄉梅花村的陳村長文斌，若非是他熱心的開車載我們四處探訪耆老，則無法尋出曾祖母的原生家庭背景，謝謝他所給予我們的一切幫助。這趟尋根之旅，一路上受過許多人的幫助，謝謝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所有人，謝謝上天給予我這樣的幸運，能夠完成這趟旅程。

伍、結論

基於對自身家族背景了解及完整一個故事的渴望，我們開始這一趟尋根之旅，透過戶籍資料調查、文獻回顧、田調訪談等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進而分析、歸納出以下結果：

張也西麗原為居住於尖石鄉梅花村之泰雅族人，因媒妁之言嫁給居住於新埔大平窩之客家人張在富，變更其姓名並捨棄泰雅族人的身分進入客家族群之中，婚後育有兩男一女，其勤奮好學、為人和善，與家族親人相處融洽，後因產後身體虛弱又感染風寒，於1947年逝世，享年31歲。在當時新竹地區的原

客通婚雖不甚普及，但由於地緣關係再加上樟腦產業的興盛、貿易往來的頻繁等等因素，原客關係是緊密相依的，彼此甚至會學習對方的語言以方便進行交流，故並不會有歧視的情況出現，再加上娶原住民女子之聘禮遠低於娶客家女子，因此產生了原客通婚的現象。也因此地區原客關係緊密，其後代子孫對於自身原住民身分的認同多抱持著不排斥或是接受的態度，而這層對原住民身分的認同，也促使了此次研究的產生。

台灣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從西班牙、荷蘭、鄭氏、清朝、日治到國民政府來台，每來一個民族，便在此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將其民族的文化與基因留在台灣這座島上，並且隨著民族的交流而彼此交融，形塑現今的台灣社會。但隨著時代背景的演變，現今人們已漸漸忘記了自身的歷史與根源，族群的遷息、變遷與交融的歷史漸漸消失在時間的洪流裡。希望透過此篇研究讓更多人了解原客之間的關係，同時激起閱讀者探詢自身家族歷史的動力與契機，讓台灣這個多元民族的故事可以更加的豐富與完整。

陸、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B0%91%E5%8C%96%E9%81%8B%E5%8B%95>

公視影片：梅花村地名由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2H8UozJMI>

日治時期戶籍登記漢字稱謂用語概解

<http://www.miaoland.idv.bz/jname.htm>

徐榮春(2012)〈日治時期國家與部落的土地流動--以泰雅族馬武督社為例〉

(2010)〈新苗地區客家族群與原住民互動 史之研究子—計畫二十七〉

彭尉榕(2006)〈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世代的比較分析〉

〈「開山撫番」到「理蕃」：樟腦產業與隘勇線的演變〉

<http://blog.xuite.net/evanhoe/balihun/55636198-%E5%BE%9E%E3%80%8C%E9%96%8B%E5%B1%B1%E6%92%AB%E7%95%AA%E3%80%8D%E5%88%B0%E3%80%8C%E7%90%86%E8%95%83%E3%80%8D%EF%BC%9A%E6%A8%9F%E8%85%A6%E7%94%A2%E6%A5%AD%E8%88%87%E9%9A%98%E5%8B%87%E7%B7%9A%E7%9A%84%E6%BC%94%E8%AE%8A>

(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2004)

柒、附錄

附錄一 新埔張家日治時期之戶籍資料

山 事 新埔第一鄰女雷地ノカラス在甲七番戸ホー ニシテソノ養女昭和大年參月拾八日婚 嫁入戸馬場		山 事 新竹州新竹縣新埔街大平高五百一拾八番地張阿 富三男昭和大五年拾月拾日婚		籍 籍 本 籍 新竹縣新竹縣新埔街大平高五百一十八番 地	
主 妻 張 阿 富 昭和大五年拾月拾日		主 妻 張 ヤーシリ 昭和大五年九月五日		戶 主 昭和大五年拾月拾日 五十分家	
姓名 張 ヤーシリ 生日 昭和大五年九月五日	父 ソタンシエン 母 シンサイエン 別生出 長女	姓名 張 阿 富 生日 昭和大五年拾月拾日	父 張 阿 富 母 張 阿 富 別生出 三男	戶主ト 昭和大五年拾月拾日 五十分家	日事由 昭和大五年拾月拾日

附録三 尖石郷梅花村張也西麗原生家族日治時期更名之戸籍紀錄

014頁		78		第一號様式	
籍		本		新竹州竹東郡廿番地メカラン社四十七番戸	
事		事		昭和九年五月十日新竹州竹東郡廿番地メカラン社四十七番戸	
由		由		日事由	
主		主		ル年月	
主		主		爲リタ	
主		主		戸主ト	
主		主		明治四拾貳年七月拾八日	
主		主		前戸主死亡ニ付戸主	
主		主		相續人	
主		主		甲	
主		主		號	
姓名	前主ト	父	母	別生	長
明治拾七年	林一信	バーヤンヤオ	ラワナオイ	長	男
五月拾九日	林一信	前主ト	前主ト	別生	長
	林一信	前主ト	前主ト	別生	長

014頁

78

第一號様式

新竹州竹東郡廿番地メカラン社四十七番戸

昭和九年五月十日新竹州竹東郡廿番地メカラン社四十七番戸

日事由

ル年月

爲リタ

戸主ト

明治四拾貳年七月拾八日

前戸主死亡ニ付戸主

相續人

甲

號

姓名

前主ト

父

母

別生

長

男

明治拾七年

五月拾九日

林一信

林一信

前主ト

前主ト

別生

長

長

男

014頁

78

第一號様式

新竹州竹東郡廿番地メカラン社四十七番戸

昭和九年五月十日新竹州竹東郡廿番地メカラン社四十七番戸

日事由

ル年月

爲リタ

戸主ト

明治四拾貳年七月拾八日

前戸主死亡ニ付戸主

相續人

甲

號

姓名

前主ト

父

母

別生

長

男

明治拾七年

五月拾九日

林一信

林一信

前主ト

前主ト

別生

長

長

男

附錄五 新埔張家國民政府來台後之戶籍資料

民國參伍年拾月壹日初次設籍

台灣省 新竹縣 新埔鎮 北平街 門牌 壹號

原配偶姓名張ヤシリ 政民國參伍年玖月 拾捌日 變更 張也西 履次

大平高 戶神 壹號

職業 農

戶籍 新埔

民國參陸年壹月式判日 死亡

姓名	張	何	高
別名	ヤシリ		
出生年月日	民國參伍年拾月壹日		
性別	女	長	男
父母姓名	ワタンシエン	ラウウイラン	
父母出生別	長	女	

及因 名 姓 長 戶 及 因 原 基 開 辦 動 變 長

附錄六 張氏家族樹狀圖

註記：張在富原先娶張也西麗為妻，生下四子，其中一名幼時夭折，張也西麗也因產後虛弱生病而過世。之後張在富再娶張鍾送妹入門，其育有三男三女，但上圖因位置不夠描繪，故僅標出長子與次子，張鍾送妹之子為：長男張昌來，次男張昌煥，三男張昌增，長女張月英，次女張月菊，三女張月容。

